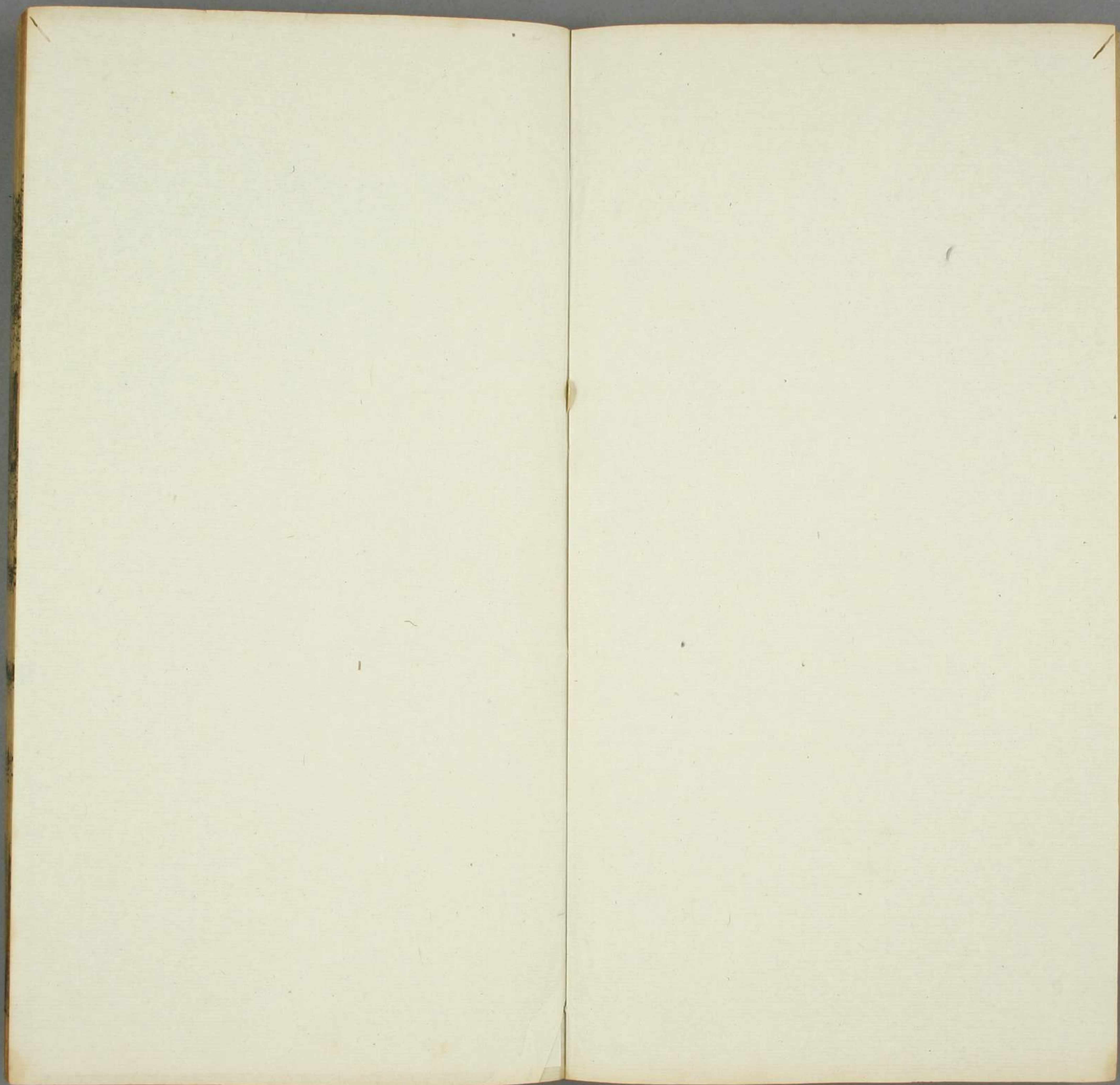




卷七十一之七十三
郊社

伊4
1046
23





74
1046
23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郊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

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為之今用河南尹克非常也

也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勅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園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一文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請下

利
289
23

梁太祖

所撰支
有翰那

護

所司脩奉從之

時周太祖將拜南郊故脩奉之

梁太祖南郊二

開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其年十一月二日

後唐莊宗南郊一

同光二年二月一日

明宗南郊一

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南郊一

顯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圓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

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地祇位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

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壇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

尺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

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

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

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

從之十三日上宿齋于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圭

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群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

畢贊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

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

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園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為亞獻

興元尹光美為終獻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

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

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

自是為例

五代以來宰相為太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

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京府尹為橋道頓遞使宋制大禮頓遞

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為之又專以翰林學士為禮儀使其

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質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

儀使刑部尚書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温太平興國元年始

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纔見長慶後有

以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太禮使爾不知禮儀大禮

何以為別也其以宰相為大禮使兵部尚書為禮儀使御史

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開封尹為橋道使者蓋

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改太常卿為禮儀使爾太常卿既

不常置而中丞兵部官或闕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

代之太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儀

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東封西郊

掌專用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召並用執政遂著為令

長編通攷曰恭攷太祖南郊九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

率如初惟開寶四年始用綉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

幟止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以繡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內大

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先時霖雨彌旬

及赴齋宮之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

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

又攷鹵簿九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

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

按梁太祖始建都于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

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

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

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於洛陽聞揚劉陷而上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於國城南薰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黍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祇適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九四獨是歲行之於洛陽然九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成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禮蓋本非彝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于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又感生帝皇地祇神州九丘祭並以四祖迭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禮奏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議識者非之 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求微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禮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園立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園立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事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真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圓立孟夏雩

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
上辛祀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圓丘奉太祖太
宗並配詔可

大中祥符四年臧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
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
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
秋大饗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叶宜詔兩制及崇文院詳定翰
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園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
帝日月五星中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饗昊天配帝
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嶽鎮海
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園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
方丘有嶽從祀園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參詳故事實為闕

典望如奭所請以通禮神位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勅奏可

景德三年崇文院檢討陳彭年言禮記月令正月天子以元日祈
穀于上帝註云為上帝祈穀郊祀昊天上帝又春秋傳曰啓蟄而
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
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
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元
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吳操之又云應在立春後然
則左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彝章百王不易王儉所啓郊在春
前乃後世變禮經籍無聞載詳月令正月元日祈穀則明在正月
之辛左氏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明在立春之後參較其義煥然
無疑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
左氏之明文禮有未安事當復古

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親祀郊立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辨給因使綬集群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寶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辰

春殿謝玉清昭應宮

沈氏筆談曰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宋乃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祠

楊氏曰愚按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疏引禮器曾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為證禮器註云曾以周公

之故得郊於上帝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于祖而受命焉乃卜日于禘宮自此以後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 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一三日宿齋于崇元殿翌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十六日行郊祀禮夫五鼓朝享于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于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 仁宗天

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內數

次展禮萬乘之陟降為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頗併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為郊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為是婉辭以達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饗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欲望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候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儀所具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之說即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郊錄曰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

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為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于太清宮至丙申始且五日乃得雍容

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君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纜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脩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脩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為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脩通享之禮此為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

與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
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
躬脩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
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嚴在清
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
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
宮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
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
天興朝享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
今日已往別脩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
仍望自今歲臘享為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
年以叙終之每過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

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享親兩得其
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為周禮而珂
固疑其即變禮以為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
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
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
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
禮廟享既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
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偏
廢其勢必如仁宗禘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禘
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青皆郊制也前
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則四年之禘適

三年之中也如升鄉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平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鄉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禘天地六歲而禘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鄉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按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二日記太廟三日詣圓立行禮此禮始於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錫賈昌朝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呂升

卿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為告祭則其禮太過以為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一禘五歲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祠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真宗

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
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仲通追之感此後迭配遂
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
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
以真宗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
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為祀吳天上
帝亦然大次在壇壇外猶更衣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案魏
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蕞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
遲祭不速記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則武帝坐俟容
須別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板位少東每獻畢
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板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廟

尊壘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
器郊廟天地配位惟用桐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
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壘有司取
明水對明酒實於上尊禮官以為鄭氏註周禮五齊三酒惟引
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
尊壘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
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尊
壘

岳氏愧郊錄曰珂之在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尊彝之設
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醢
耳聞之容臺吏尊彝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實杯勺以共祭
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

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
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
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
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尊壘相承用法酒庫三
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
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
今醞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醞甞而
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醞豈其所謂泛齊耶按取撥醞其下
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醞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醞芽置
芻其中其齊葱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醞酒豈其所謂盎齊耶
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醞色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緹齊
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醞面觀之上清下沉

豈其所謂沈齊耶今朝庭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
成熟烝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醞酒者皆冬
醞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
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
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沈酌依經傳則泛
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縮齊沈齊則以清酒
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
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
造酒與典禮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
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
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曆後乎
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浸密交舉並脩要必不廢特

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盛祀存古之意最為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又曰慶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樽太樽為上實以沈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壺樽次之實以沈齊山壘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蓋樽為上實以沈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壘為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樽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樽實以沈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樽實以醴齊中官壺樽五方山林川澤唇樽並實以沈齊外官概樽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樽並實以清酒衆星散樽實以旨酒皆用明酒各實於上樽宗廟每室設彝彝黃彝著樽之上樽皆實以明水黃彝實

鬱鬯著樽實以醴齊又司烜氏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樽壘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樽或陰鑑方諸之類夫能辨辨請如唐制以并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北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樽壘惟酌獻飲福二樽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為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註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樽壘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并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樽壘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既曰從其請則自

慶曆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法矣此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為而發也還考元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尊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為醴醕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為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醞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備五齊固可從而不知公弼之奏已後復曾講明否禮文之所言乃在嘉熙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珂前記空尊似出有司之吝

考之軍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并祭社稷風雨師等合用尊齊酒醴政和中儀曹曹洪攷三禮圖尊受五斗之制遂每樽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虛費今在京釋奠正配位每尊設酒二升從祀每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尊已不盈矣慶曆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為看器則雖盡空其尊固無恠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今祠祭廼不然尊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緘餅生以均奉祠者臺阜無遺焉是上不以費斲而下廼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

文獻通考卷七十一 郊祀考 十四
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疊配未幾復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下兩制議從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為上言仁宗親祠撤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曆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籩簋俎各增為二前一日太祝讀祀視祭玉餼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壘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閣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曆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

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政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畢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云何必高宗古之人

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不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君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園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駕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齊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囿

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罷遊觀遂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為定制

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裡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四門裏東側門曰黃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為定式學士院更不撰進

楊氏曰愚按註疏云齋于路寢之室唐禮散齋于別殿致齋

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天禮惟太祖皇帝
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為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
非一大槩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
青城高宗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
泰禋曰承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鸞司
預先體做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
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略也元豐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古之
王者行則嚴輿衛處則厚宮闕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
禮王會同則為墮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
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
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
萬數臣等欲乞做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
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脩尚書省了日既
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以脩尚書省未畢而猶
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
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
多矣又徽宗皇帝脩建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
曰帷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之
祖宗典故粲然可攷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未革蓋亦
推廣祖宗之意立為齋宮無事則嚴其扃鑰以待乘輿致齋
之日而君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
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事有關繫甚重循習甚久斷然在
所當革而無疑者其此之謂乎

按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其事在

熙寧七年然揚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創立齋宮詔候
脩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時尚未建而熙寧七
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慢毀也然神宗即位初郊齋于郊
官罷臨觀闕不幸池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
餘事以是觀之則知青城行宮苑囿游觀之所畢備而獨
未建齋殿誠為闕典

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
位

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地
合祭於圓丘為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
圓鐘為宮冬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
為宮夏至於澤中之圓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

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于震之宮

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圓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

圓鐘為宮三變黃鐘為角太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至變

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其萬

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萬

為宮太蕤為角姑洗為合陰偶之數也又太宗伯以禋祀實

徵南呂為羽各二變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腥鬻辜祭其在柴

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

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

通精誠而增福釐以生蒸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

周既遠先主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系經意附會周

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

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整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古者致齋略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費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殫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墜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

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於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惜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註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祗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

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為配之謂也又曰魯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惟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禮後漢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庶有司攝事于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備及爾若以親祠欲備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比郊自因舊儀亦不肯違禮意近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施行

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瑛以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

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興樂舞一如南郊之議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泰元天也媪神地也又曰消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守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欵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

不親祠上公攝事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大正

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國朝親郊止服衮冕至是稽古始加服大

裘而披以衮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曰祭天地之牛

角爾粟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宋朝儀注昊天

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

親祠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鬯七有司攝事

亦如之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禪用白木以素為

質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

正配位所設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禪為杓祀天之有禋柴

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

燔燒胙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

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

奠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及神州地

祇當為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考先儒所說地祇即無燔

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並瘞於壇不設燎壇熙寧祀儀

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禘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

皆不燔瘞牲體殊不應禮又按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為陽則脅與髀為陰可知矣報陽宜以

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

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

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言臣等見親祠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

道禘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壇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禘壇上立位又施赤黃禘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禘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禘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註又增設郊壇壇門道北御座黃道禘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禘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位其道禘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泥埽反道鄭氏註謂刻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韞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紕加縹席畫紕加次席黼紕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禘欲更不設又言臣等看詳周官外祀皆有北域蓋設一壇而

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為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為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為三壇天神列位不出內壇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壇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壇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為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事亦繁故為三壇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註具載園丘三壇每壇三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壇誠不足以等坤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註為三壇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園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中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

南郊鹵簿使兵部尚書蘇軾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稚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昇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旌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均當人施行取進止此軾為鹵簿使導駕

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大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園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求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為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太祭失今不定後

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戶部侍郎范子奇禮部侍郎
曾肇刑部侍郎王觀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
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
王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
外郎歐陽棊太常丞韓治博士宋彥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
人皆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
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於苑中置權火
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
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
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
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
遂以為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昊上帝

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祀南
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
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禄言園立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
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
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
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示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况
本朝祖宗以恩霽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
日宜為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
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為是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
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
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則三歲一親郊則
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園立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

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示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脩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况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脩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

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親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

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

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圜丘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註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圜丘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魯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暉等皆以魯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

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
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
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
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
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
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
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
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
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
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
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
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清

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太宗伯若王不與祭
祀則攝位鄭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
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
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
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
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
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慢屋盛夏則有
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
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
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
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

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有復加若十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夫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壘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德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失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矣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不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編今不得歲編是故編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編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

禮通考卷七十一 祭禮考
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
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
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辨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
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
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上貼黃稱唐制將有
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
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
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
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
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
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
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
謂合祭園立於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
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踈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
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
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
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
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
謂成周之世園立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
冬獻魚春薦鱸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
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祀
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嚴若分而為二何
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

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軾為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墮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詳見祀后上門

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休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籩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太常寺議衆星隨其方色用幣每陛各設香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于園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為非禮魯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是歲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輅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大雪上遣內臣問二相若大風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魯布奏云郊禮尚在後日雪勢暴必不久况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左相韓忠彥欲於大慶殿望祭布不可以為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柰何議遂定中夜雪果止五

更上朝享九室已見月色已郊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廟門并
玉輅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已午間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
至玉津園夕陽滿野庚辰四鼓赴郊壇行禮天色晴明星斗粲
然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

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
衛前導蔡攸為執綬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
園東若有棧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棧殿臺閣隱隱
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
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
攸請付史館宰相蔡京率百僚稱賀

高宗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時車駕幸揚州庶事草創乃築壇
於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冬至日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上自

常朝殿用細仗千五百有五人詣壇行禮

紹興元年當郊以國步多艱合祭天地於明堂以祖宗並配詳明堂門
十三年令臨安府於行宮東南城外先次踏逐可以建園壇并青
城齋宮去慶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揚存中知臨安府王曉等言
今於龍華寺西空地得東西長一百二十步南北長一百八十步
修築園壇除壇及內壝丈尺依制度使用地步九十步外其中遺
外遺欲乞隨地之宜用二十五步外作兩壝外有四十步若依前
項地步修築兵部車輅儀仗殿前司禁衛皆可排列其龍華寺地
步修建青城并望祭殿委是圓備從之

詔郊祀齋宮更不修蓋止令計置幕殿檢會在京青城宮殿大內

門曰秦徑餘見元豐元年將來如車駕前一日赴青城宿齋令儀鸞司同

臨安府預先體做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

亦隨宜絞縛不得後大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東都舊有青城齋宮渡江後以幕屋絞縛為之每郊費緡錢十餘萬淳熙末張端明初為京尹始議築齋宮可一勞永逸上從之宇文寶學時為兵部尚書因宿直奏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於臨安是無中原意也上以為然亟命罷役

太常寺言修築園壇并青城望祭殿依故舊制及郊祀所設神位鋪列祭器歌樂酒樽前導路及皇帝飲福位等共合用第一成縱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丈第四成縱廣二十二丈分一十三陛每陛七十二級每成一十二級三壇第一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去第一壇一十二步半外壇去中壇一十二步半并燎壇之制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闊

上簡出戶方六尺三出陛在壇南二十步丙地詔臨安府同殿前司修建

詔將來郊祀大禮撰設大駕鹵簿仗內六引并郊廟合用祭器令禮兵部太常寺討論名件數目

據討論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今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腰小輿大輦道童子下一十九人外其金象革木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隊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仗內六引鼓吹前後部一千五百人其法物儀仗合用文綉以纈充代并郊祀天地宗廟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用祭器籩豆簋盞尊壘禱杓登銅鼎牛鼎羊鼎搏黍豆毛血盤幣篚匏爵坩盤匱洗爵盛坩飲福俎燭臺俎共九千二百五件太廟共五百九十六件內用銅

玉者權以陶木代之至十六年始製造如政和之制

太常寺言大禮依儀前三日皇帝詣大慶殿宿齋前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景靈宮聖祖天尊大帝前行禮差侍從官分詣元天大聖后并諸殿神御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太廟宿齋前一日皇帝詣太廟諸室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宿齋冬至日皇帝詣園壇行禮禮畢擇日恭謝景靈宮遍詣諸殿行禮從之既而禮部侍郎王賞言以行在街道與在京不同其詣景靈太廟權依四孟朝獻禮例服履袍乘輦其後並同此制

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大禮儀註

前祀十日質明誓戒有司設行事執事及部祠文武官位於尚書省左僕射刑部尚書在北南向左僕射在左刑部尚書在右刑部尚書

行事左僕射在南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

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功臣殿官在其南設

位光祿丞以下次分獻官次執事官又於其南俱北向西上監察御

史位二在西東向北上讀冊舉冊官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

令在東西向北上奉禮郎以下設陪祠文武百官位於行事官之

南又設行事執事及部祠親王宗室位於太廟齋坊右僕射刑部

侍郎在北南向右僕射在左刑部侍郎在右刑部侍郎亞終獻在南

北向西上親王及行事執事陪祠宗室在東西向北上閣門御史

臺太常寺自下分引群官各就位九將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

一員先入就位左僕射讀誓於尚書省刑部尚書泣之右僕射讀誓於太

廟齋坊刑部侍郎泣之誓文曰今年十一月某日冬至皇帝謁

款于南郊合祭天地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享太廟各揚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郊社考 郊社

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讀訖內執事官奉禮即以下文官宣教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青城九散齋不
弔喪聞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致齋日前後殿不視事唯行
祀事前致齋一日儀鸞司帥其屬鋪御座於大慶殿當中南向設
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又設西閣及齋室於殿後之左右殿
上前楹施簾致齋之日質明有司陳平輦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
俱就次各服其服閣門奏請皇帝未後詣齋室宣贊舍人等自下
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庭立以俟閣門附內侍進班齊
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
宣贊官上殿簾捲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駕自贊常起居次

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
祗候引駕樞密知密省事以下至簽書閣門官分左右立應奉官
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管軍臣僚宣各常
起居贊祗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輦降東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
班親從自贊常起居次行宮御營巡檢一班常起居如通侍大夫
事以下武功大夫以下知內侍兩省帶御至大慶殿後閣如步至
器械官充行宮使御營巡檢各歸本班後閣臨降輦入西閣大慶殿簾降前導官並就次易朝服詣御榻
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在東西向侍中一員在知樞密院事之
北贊拜閣門官一員又在北並西向知密省事以下在簽書樞
密院事之南稍東西向北上簽書密省事以下又在南稍却宣贊舍人等分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各績結佩入詣大慶殿
庭立班禮直官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
即奉寶陳於御榻之左右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績結佩出西閣

即奉寶陳於御榻之左右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績結佩出西閣

乘輿稱警蹕侍衛如常儀由西房至御榻西降輿皇帝即御座南向侍臣夾侍贊拜閣門官於榻前贊樞密以下拜殿之上下應在位官皆再拜閣門官贊拜訖轉身北向次禮直官引侍中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座就齋室奏訖俛伏興還侍立侍中奏皇帝降座乘輿由東房入齋室侍臣各還所司直衛者如常儀宣贊舍人分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以次出三有親王樞密宗室起居問應行事執事陪祠官及從升者並散齋七日宿於正寢致齋三日各宿於其次九散齋治事如故唯不弔喪問疾作樂刑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之日官給酒饌唯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與祀之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奏告

前祀二月奏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室如常告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隨地之宜行事陪祠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東門之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設饌慢於內壝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前祀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積柴於燎壇光祿牽牲詣祠所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南北向及設官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齋綴之間前祀一日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太宗皇帝)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天皇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于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

六十有九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

十有二于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

六于內壝之內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第一龕帝以

藁結餘以莞而席皆內向如太史之制昊天上帝皇帝地祇配帝天

北極神州地祇之壑及禮神之玉俟告紫雲奉禮郎禮直官設皇

帝位版於壇下小次前西向飲福位於壇上午階之西北向望燎

位於紫壇之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設權火二一於望

燎位之東南一於望瘞位之西北東西各贊者設亞獻終獻位於

小次之南稍東西向大禮使左僕射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戶部禮

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光祿丞位於大

禮使之東光祿丞奉禮郎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小次之東北俱

西向北上監察御史位二一於壇下午階之西南一於于階西北

協律郎二一於壇上樂盂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

丞於登歌樂盂北押樂太常卿於宮架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

向又設陪祠文武官位於執事官之南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隨

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東遺門外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

牲位於牲西太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後行

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

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

官令在北南向西上九設太常丞以下位皆稍却監察御史在吏部尚書之西

異位稍却光祿陳禮饌於東遺門外道北南向太常設省饌位版

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後監

察御史二俱在西東向北上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

禮部刑部侍郎押郎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

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

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

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

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

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

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

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

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神位之右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盞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盞右二十有五豆俱為四行俎一在盞前登一在盞豆間簠七盞七在盞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又設尊罍之位每位皆著尊二壺尊二皆有罍加勺案為酌尊太尊二山尊二犧尊二象尊二皆有罍加罍設而不酌並在壇上稍南北向西上配位設於正位酒尊之東每位皆有爵也又設從祀諸神盞豆簠簋之位第一龕每位皆左十盞右十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盞豆前登一在盞豆間簠一盞一在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加站內神州地祇加盤一在登之前其餘神位每位皆左二盞右二豆俎一在盞豆前簠一在俎前簋一在俎前又設從祀尊站之位第一龕每

龕太尊二著尊二太尊在上第二龕每龕犧尊二象尊二第三龕每龕象尊二壺尊二象尊在上內壝之內每階概尊二內壝之外每階散尊二皆加勺案在神位之左又設正配位盞豆簠簋盤俎各一於饌幔內設進盤匝於壇下午階東南北向設進盤匝院中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匝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分獻官盥洗各於其方陞道之左罍篚各設於左右皆內向執罍篚者位其後祀日丑前五刻郊社令與太史官屬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皇太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少府監陳玉各置於神位前昊天上帝以蒼璧皇地祇以黃琮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黑圭

常寺閣門分引侍中參知政事太僕卿乘黃令詣大次門外立班

北向東上乘黃令次引導駕官以下在其後分東西相向立以俟

奉迎前導次管軍臣寮又在其後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

奏中嚴九侍中參知政事禮部侍郎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

冠絳紗袍自齋殿詣大次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人負以下

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丞旨以下知內侍省事

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已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

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俟皇帝乘輿以出宣贊舍人贊侍中以

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已起居者止次管軍臣寮並常起居

該宣名者即宣名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皇帝乘輿以出稱警蹕侍衛如常

儀太僕卿出詣玉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步導皇帝至

廟門外玉輅所侍中進當輿前俛伏跪奏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

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九侍中奏千牛將軍前跪執轡乘黃

令稍前進玉輅皇帝降輿升輅太僕卿立授綬導駕官分左右步

導參知政事進當輅前俛伏跪奏參知政事臣某言請車駕進發

奏訖俛伏興退復位九參知政事車駕動稱警蹕侍中先詣侍臣

上馬所以俟參知政事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車

駕將至侍臣上馬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

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敕侍

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

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導駕官夾侍於前贊者在侍中參知政事

之前侍臣上馬畢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不鳴

鼓吹大駕鹵簿前導詣青城車駕行至青城閣門御史分引陪祠

文武官宮室客使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忝裡門外立

班再拜奉迎訖退內有已起居者車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導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端成殿前迴輅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右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有司進輿於輅後皇帝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導駕步導至殿前皇帝降輿歸殿後閣簾降宣贊舍人承旨敕群官各還次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御書訖付尚書禮部

省牲器

是日午後七刻去壇三百步禁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司尊彝帥府史及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九祭器皆藉以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詣東壝門外省牲位立定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九亞

行車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左次引禮部尚書升自郊階僕射行事皆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禮部尚書升自郊階親滌濯官并執事應奉人各隨應奉官階升降次引左僕射申次引禮部尚書侍郎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充曰備次引光祿丞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備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畢請就省饌位贊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就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所司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令次引禮部尚書詣厨省鼎鑊視濯漑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脯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盤俱置饌所遂烹牲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

奠玉幣

其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七刻諸祀官及部祠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入設神位席太史令帥其屬入設神位版禮部帥其屬奠冊於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簋簠太官令入實豆良醞令入實尊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尊鬯篚罍者各就位次引分獻官執事官各位於龕陛上下並外向次御史臺太常寺及門閣宣贊舍人分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各人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就郊階內壇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訖次引監察御史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

皇帝行事

自青城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撞景鐘近侍及扈從之官導從至大次外皇帝降輿入次景鐘止簾降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即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禮畢准此簾捲皇帝服大裘袞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中壇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之樂至干階版位西向立偃麾九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興工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九行禮皆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閣門官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文德之舞俟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升詣吳天上帝神位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止郊社令升

煙燭皆有瘞血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應龍陛下及壇內諸位又內侍各執盤匱忱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帝沃水又奏請忱手內侍進巾皇帝忱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

皇帝升壇

大禮使從皇帝升壇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量人數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纁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纁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內侍加玉于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幣皇帝受奠訖吏

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于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吏部尚書侍即俱詣皇地祗神位前以俛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取鎮圭授殿中監內侍又以纁藉詣皇地祗神位前先設纁藉於地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祗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鎮圭玉幣並如上儀皇地祗位樂太祖皇帝位作廣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樂配位唯不奠皇帝東向受幣左僕射北向進幣吏部侍郎南向受幣左僕射吏部侍郎權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階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內侍舉鎮圭纁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皇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皇帝將奠配位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忱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諸從祀神位前各搢笏跪奠幣執笏俛伏興再拜祝史執事官各助奠訖退復位祝史奉毛血祭立於壇門外由

其階升太祝迎於壇上俱進奠于神位前太祝與執事者退立於尊所

進熟

祀日有司陳鼎四於神厨各在鑊右太常令帥進饌者詣厨以之
升午於鑊實於一鼎有膏勝肥正脊一橫脊一長脊一短脊皆一代膏一皆二骨以上正配位各一鼎
設高冪祝史對舉陳於饌幔內重行西向以南為上光祿實籩豆
簠簋於饌幔內籩實以糗糝豆實以糝次引禮部侍郎詣饌所視
腥熟之節俟皇帝升奠玉幣訖復位樂止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
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舉鼎太官令引入正
門宮架豐安之樂作設於郊階之下北向西上奉牲者在東祝史
抽局委於西右除冪初鼎序入有司執已畢及俎以從至郊階下
各設俎於一西已畢加於鼎太官令以匕升牛載於一俎有臂端

鼎先退祝史進徹毛血槃以次出次引禮部

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

壇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詣吳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

笏俛伏與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施食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

次引戶部尚書奉俎詣吳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

與有司設於豆前次詣皇地祗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

向跪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太祝取菹糝于醢祭于豆間三

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藉以茅各還尊所次引左僕射吏部侍郎

升詣吳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東向又引吏部侍郎

即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匱帨巾以進宮架樂

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帝盥手又

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

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
 又奏請執大圭吏部侍郎受爵奉爵升自午階禮儀使奏請執大
 圭前導皇帝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
 壇上樂止登歌福安之樂作吏部侍郎奉爵詣昊天上帝酌尊所
 西向立執尊者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皇地祇尊所
 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禮儀使奏
 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
 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於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復於地
 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吏部
 侍郎先詣皇地祇神位前西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
 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訖奠冊各執笏興先詣皇地祇神位前東向
 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

祖皇帝

太宗皇帝

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

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 太祖皇帝位作彰安之樂

樂不宗皇帝位作韶安之樂配位酌獻前導皇帝東向受爵左僕射北向進爵吏部侍郎南向受爵復於地續冊官南向讀冊文

左僕射以下俱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
 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
 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入圭皇帝入小次簾
 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悅手執笏
 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昊天上
 帝酌尊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
 獻亞獻進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大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
 皇地祇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昊天上帝

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
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
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次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官詣洗及升壇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
復位初亞獻將升次分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悅手執
笏各由其階升詣從祀諸神位前俱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
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皇帝飲福

皇帝既奠玉幣有司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
于肱俎設於壇上酌尊所俛終獻既升獻次引尸禮部尚書搏黍
太祝太官令升詣飲福位東向立奉俎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
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

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詣飲福位升壇至午階樂止升自午
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
立尚醞奉御執尊詣酌尊所良醞令酌上尊福酒合置一尊尚醞
奉御奉尊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
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
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于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
祝帥執事者持肱俎進戒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二骨加於俎上
內侍受俎以授戶部尚書西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戶部尚書
乃受以興權退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于簋搏以授太
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
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
監受爵與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

主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
 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尚
 書詣神位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籩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
止禮部尚書降階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禘祠官拜贊者承
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望瘞

景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位宮架樂
 作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胙再拜訖郊社令以黍稷肺祭藉以白
 茅束之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詣神位前取幣祝冊藉以茅大
 明夜明以上執事官並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階降壇
 南行詣柴壇自南陞升以幣祝冊饌物置於燎柴諸太祝又以諸
 位幣帛從燎禮直官曰可燎舉權火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
 奏請詣望瘞位前導皇帝詣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上

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取幣祝冊藉以茅五官以上執事官以俎
 載黍稷飯爵酒各從其階詣瘞坎置於坎祝史以諸位幣帛從瘞
 禮直官曰可瘞舉權火真土半坎

皇帝還大次

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中壝門外禮儀使
 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
 次樂止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卯階之東內壝外
 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以
 次出將士不得輒離部伍

端誠殿受賀

皇帝既還大次奏解嚴訖皇帝常服來興撞景鐘還青城侍衛如
 常儀鼓吹振作至殿前降輦還齋殿景鐘止閣門御史臺分引文

武百官宗室並常服詣殿前立班稱賀閣門附內侍進班齊拜皇
 帝常服出升御座鳴鞭禁衛奏聖躬萬福次舍人揖管軍臣僚等
 并行門躬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次舍
 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與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
 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內侍詣御座前承旨退降階西
 向宣荅訖舍人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贊
 各祇候管軍臣僚詣殿下侍立行門分左右立次太史局官詣當
 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局官再拜奏聖躬萬福出班躬
 身奏祥瑞訖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官再拜贊祇候太史
 局官東出次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某官姓名以下起
 居稱賀轉身於班前西向立舍人贊再拜樞密以下皆再拜稱笏
 并踏三稱萬歲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四福又再拜舍人引

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與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樞密
 以下皆再拜稱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閣門官當殿北向承旨
 退西向稱有制樞密以下皆再拜稱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樞
 密直學士升殿侍立並升西階知客省事以下下殿庭東侍立餘官分
 班出舍人禮直官揖宰臣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官宰臣姓
 名以下起居稱賀三公通某官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立學士符制兩省
官將軍仍舊相向立稱賀一如上儀惟與儀并拜樞密詣御座前承賀訖宰
 臣執政官升殿東西相向立宰相執政官升東階樞密直學士下
 殿餘官以次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

車駕還內

前期儀鸞司設御幄於大慶殿門外南向太常設宮架於行宮南
 門外稍南其日瑞誠殿受賀禮畢所司轉仗衛鹵簿於還途如來

儀文武百官宗室客使先詣行宮南門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乘

黃令進金輅於端誠殿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

前有司進與於齋殿導駕官俱詣齋殿奉迎禮部侍郎奏請中嚴

少頃又奏外辦蕙捲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道駕官

等並迎駕奏聖躬萬福內祇應官太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

正立執轡皇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輅所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升

輅有則仍員大章若乘輅太僕卿立授綬千牛將軍馭駕如來儀參

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至侍臣上馬所

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

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旨傳敕侍臣上馬參知政事

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鼓吹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行

宮南門外文武百官宗室客使並立班再拜奉迎次大內留守見

再拜訖退車駕至行宮南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道千牛

將軍立於輅右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樂正令奏采茨之樂

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若乘輿即奏

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禮部郎中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旨敕群官各

還次將士各還其所景靈宮太廟儀注各見本

麗正門肆赦右前件郊祀儀注自誓戒至車駕還內

前期儀鸞司帥其屬張設麗正門之内外又設御座於前楹當中

南向又設御幄於後門門設赦書儀物於御座之東設制案等於

門下東壁又設鷄竿於御街之東稍北太常設征鼓一於宮架之

西稍北東向刑部大理寺臨安府以囚徒集於仗後質明文德殿

內侍催班閣門引知閣門官已下御帶環衛官已下并主管大內

禮志所載補之然此乃臨安府制也

景靈宮太廟儀注各見本

若乘輿即奏

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及諸司祇應武功大夫已下一班面殿立
次引管軍殿下東壁面西立閣門進班齊牌皇帝出官行門禁衛
等迎駕自奏聖躬萬福皇帝坐知閣門官以下衛帶環衛官已下
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已下一班闕班奏聖躬萬福次
引管軍一班面殿奏聖躬萬福訖並出殿以俟導駕御史臺閣門
太常寺先引宰臣以下百僚赴麗正門外分東西相向立班定閣
門提點引百僚赴麗正門外東壁立班定皇帝自殿上乘輦出樂
人作樂導引至南宮門外俟皇帝升麗正門樂上引樞密使中書
令升門於御座東面西侍立翰林學士升門於御座西面東侍立
主管大內公事御帶環衛官門上西壁面東侍立知閣門官已下
管軍行宮使御營巡檢門下東壁西面侍立至御幄降輦歸御幄
簾降降出赦書閣門承接繫於僊鶴童子門下進中嚴牌次進

外辦牌並以紅條引升門上知閣門官跪授禮部侍郎簾前進訖
歸本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內侍
索扇扇合皇帝臨軒坐門下鳴鞭樂作簾內侍贊扇開樂止舍人
閣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兩省官宗室選郡已下
依舊相向立典儀贊拜兩拜分班東西相向立門下舍人詣樓前
北向立門上中書令詣御前承旨並太常寺祇應臨軒稍東西向
立宣奉敕立金鷄舍人應喏趨至班南北向稍南至班東稱奉敕
立金鷄宣付所司退歸位金鷄初立太常擊鼓每擊鼓投一杖因
集鼓聲止初宣立金鷄即擊鼓立金鷄訖即止更不投杖門上降
赦書門下閣門承接置案上承受二人對捧於稍東舍人搢笏接
捧案立知閣門官於案南北向虛揖直身立舍人捧案至樓前班
心知閣門官北向虛揖直身立稱宣付門下省轉身稍西東向立

文獻通考卷七十二 郊社考 三十一
引參知政事於案南北向搢笏跪閤門提點承受於案上捧制書授參知政事權與禮直官出笏俛伏興舍人捧案置於近東歸本班侍立知閤門官退歸侍立位參知政事捧制書北向俛伏跪奏請付外施行伏興且躬身門上引中書令詣御前承旨訖西向宣曰制可門下參知政事直身立稱宣付三省退少西東向立引三省班首出班相向立各俛伏跪搢笏參知政事捧制書以授三省班首受訖並出笏伏興歸位付舍人舍人搢笏跪接訖直身立轉與閤門提點承受開拆訖却授舍人舍人行至班心近南面西折方訖北向立知閤門官并捧制書舍人於左省班後詣宣制位起居訖或起居舍人一負指摘句讀候旨讀訖却歸本班舍人宣有制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舍人宣至咸赦除之徵吏奏脫枷訖應喏三呼萬歲奏聖躬萬福訖以罪人過宣制書訖門上舍人

贊樞密使中書令翰林學士曲賀兩拜門上閤門官不拜知閤門官并捧赦書舍人歸侍立位宣制舍人捧制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立搢笏跪以制書授三省班首三省班首接訖舍人出笏退歸侍立位禮直官引刑部尚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搢笏三省班首以制書授刑部尚書刑部尚書受訖各出笏刑部尚書與以制書加於笏上轉與刑房錄事訖歸本班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定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訖舍人引百僚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伏興歸位立典儀再拜百僚已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知閤門官於門下面北躬承旨退稍東西向立稱有制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起躬身知閤門官宣答訖歸侍立位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分東西相向並定門上

禮直官引中書令詣御座前奏禮畢歸位內侍索扇扇合大樂正
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簾降皇帝起還幄樂止
門下鳴鞭舍人北向躬承旨四色官應喏舍人稱奉敕放仗百僚
已下再拜退舍人宣勞將士訖退皇帝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
德殿至殿上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
建炎二年起圜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
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示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
從祀百神九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

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冬至日當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
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之費並從省約
太常少卿洪适言陛下盛德重華度越古昔初講郊禋之禮宜進

朕慈闈並受帝社乞下有司草具儀註進呈從之

禮部太常寺具上儀註郊祀獻禮畢皇帝將詣飲福位次贊者
引光祿卿詣南壝門外幕次易常服次帥執事者入詣進胙幄
內以所進胙設于腰輿內胙以牛腥體有三臂二膈二次輦
官擎腰輿進行光祿卿從至端誠殿上以腰輿隨地之宜置定
輦官權於殿下立光祿卿以胙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訖光祿卿
以下先退次進胙官帥捧擎人擎腰輿入詣齋殿前以腰輿望
德壽宮設定執事內侍鋪設褥位於其後以俟皇帝還齋殿服
履袍訖內侍官前導詣褥位執事內侍啓匣蓋內侍官奏請皇
帝稍前躬視訖復位執事內侍封鎖匣訖奏請拜皇帝再拜訖
掌表內侍以表投進胙官進胙官受表訖皇帝還齋殿次進胙
官帥捧擎人擎腰輿以出至端誠殿上權置定輦官升殿捧擎

降殿進行親從官接衛至泰裡門外進胙官騎從至德壽宮門外進胙官下馬後從以入至殿下置定以表并胙授德壽宮提舉官供進訖進胙官以下乃退自後遇郊並如上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隆興二年孝宗初行大禮時湯慶公思退為左相上問郊與明堂之費如何戶部尚書韓仲通曰郊之費倍於明堂侍郎錢靖禮言不過增二十萬若從祖宗故事一切從儉自宜大有減省上以為然乃詔除賞軍事神外並從省約其秋金虜入寇遂用明年正月辛亥朔旦行之上自宮祖郊乘玉輅用鹵簿之半禮畢乘平輦而歸乾道三年再郊始復備玉輅歸用大安輦焉

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親郊于園壇為值雨望祭殿行禮風雨大至上震懼始感疾

寧宗嘉泰三年秘書省言看詳福州進士張容圖繳進南郊辨駁冊內太子庶子之星以謂皇儲未慶理宜加祀并宋星乃國朝受命之符與王之地及感生帝本朝繫火德允宜尊崇乞並特加祀於園丘容圖所陳數事實關國體辭理可採乞下禮寺施行從之五年臣僚言伏觀郊裡在即陛下祇奉神示其純誠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自足以上當天心不惟致敬於練日告虔之時也然臣以為一人致其精一於上心百官有司駁奔無射而不置於下斯可以威助聖德而潛通於聊冥自然神示降格而福祿之來下也周頌有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春秋傳曰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敬也薦其美也臣請得而詳陳之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此祭宗廟之文

也而周家祀天祭地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其為詔告於天地之間則一也樂工瞽師蓋聲音之所自出今登歌之樂列于壇上登于上龕蓋上帝地祇太祖太宗並侑之側也而宮架之樂列于午階之下則百神之所同聽也夫樂莫尚於和平以平時群祀言之絲竹管弦類有斷闕未知今復何以專擊搏拊鼓吹佾舞之工蓋數百人饗人賤工安能蠲繁而無請繁各之人亦與其間垢穢擾雜殆不可辨此不可不嚴者一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王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羶薌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大雅所言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藟醢也登大羹也其求乎神之義則一也今自圓壇之上暨于魯龕之相承位序

甚衆所謂籩豆簋盞登鉶尊俎之實內惟牲牢至期宰繫餘如臠鮑魚鱠與夫兔鴈蠃蚶之醢麋麋之醢其類甚不一也皆各司之所豫造也餌饗醢糝黍稷稻粱之食芹苟之藟亦不一也則皆神厨至期之所造也竊聞豫造者先後遲速或不能指指日分至有邑惡臭惡之慮而先期皇饌之時或兩辰狹無乃太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醢醢之屬覆之瓦甒無復再察其可改換者未見倉卒而無復可察者不可得而措手矣蓋呈饌出於一時頃刻之間而豫造之司吏卒習於鹵莽之素而有司掌之者不過一巡視之而已百司粗於文具至於事神亦復無忌以至酒齊之設凡有數等京尹之司不過委之右選趨走之人其為醇醑既不可品嘗其不中度者甚多也氣臭之不嚴如此豈復有馨香之上達也哉矧又有最甚者名為供官殆百餘

人祭之日九籩豆簋登鉶尊俎之屬滌濯者此曹也籩豆簋
登鉶尊俎之實鋪設者亦此曹也滌濯固已鹵莽而夜半設
實於器皆其手所敷頓豈但黃蓀乾物之類而醢醢餌醢腥熟
酒齊之屬亦皆出於其手之所置竊聞此曹繫籍奉常平時所
給微其簋縷垢穢殆不可近而况執事之夕又復無所止宿半
夜而興饋面濯手皆所不及也僅有漫漶之服以蒙其外而可
使之供祭實乎至若贊引之人亦百餘輩進退於神位儀物之
間上焉則切近於至尊次焉則隨逐於禮官平時亦皆供官之
類耳以垢汗之人而蒙之以漫漶之服是皆不可進退於神位
儀物之間者也此不可不嚴者二也昔魯人之祭也日不足繼
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則為不
敬之大今圓壇一龕之位通二龕三龕至墮墀之內外為位者

八百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候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於
竣事獻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監帥漕之胥吏為之
既不閑習於禮而贊引捷給獻官跪拜俛與酌奠皆不及於禮
端行無有而并行如奔其為怠慢甚矣此不可不嚴者三也夫
三說如此正合汲汲求所以整齊之臣愚以為天下之事一則
治散則偷久則專暫則忽今郊禋大禮其百司所供之物所造
之物各有攸司固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綱總要當出於一不
然則禁之徒峻察之徒苛而下之便文逃責終不可得而究也
奉常為九卿之長蓋統攝齊一之所自出况今郊禋大禮實又
奉常之所掌乎臣前所陳登歌宮架之工奉常固自有籍矣其
有請者若于人而尚不足用則未免以無請寄名者足之今名
為色長者當考見絲竹管弦有無斷闕速行修補仍必拘集群

工洗沐幹濯存其衣裝之可者其有不整之人責限令其指辦可也今雖有幹濯之令而莫之遵奉也若其供官贊引之人垢弊已甚又非樂工之比乞從御史臺行下奉常於一行人點名之外更加逐一檢察合用若干人除其間稍可備數之人自餘垢弊已甚必不可責其自辦者令奉常其申朝廷行下外祗備庫將先來檢計退下漫漶舊弊之物置造衲衣一褐一袴先期發下奉常見名責領色長至期盡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襲之以法服表裏咸潔可以執事於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間而親近於崇嚴清肅之地矣若夫一行合干等人名數猥衆乞下臨安府令於便近慈雲等處關報居民灑掃為備先期一夕令執色之人分就民居止宿夜半而興各饋而濯手整束衣服以趨祭所仍周環壇下約每十數步為置一盥悅俾供官禮生等人必

先盥悅而後升壇所是半夜鋪設亦乞於分獻官差劄內就令分頭躬親同供官逐位鋪設務令極其嚴潔一一如法所是神厨雖已差官監造亦必奉常幾察之仍乞下臨安府大禮酒庫專差文官監造而豫造之厨從所司亟撥人負徑過奉常躬親監造可也雖然今奉常之官朝廷分遣專一周旋檢察如升歌宫架之上豫造近造之厨府屬所造之齊供官贊引之役祭之必周令之必嚴皆歸於奉常而不至於散漫苟且而無及於事也彼分獻贊引之人必令詳緩如禮亦從御史臺行下約束夫以郊禋大禮竊聞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之犒費不與焉皆非切於事神也而聲音氣臭之用莫嚴於圓壇一處耳若夫先二日之朝獻先一日之朝饗其聲音氣臭之用則同出乎此也臣前所陳弊害非一此而不嚴則鉅費數百萬皆所謂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也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黃設禱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厨者弄氣不息守護者呵禁甚虔仰惟萬乘之尊郊禋大禮赫臨在下陛下嚴恭寅畏無一息之少間而又臨之以五使之重兢兢謹飭而百官有司顧循習舊弊不能凜然上承九重之意其可不亟正之以對越天地祖宗之威靈從之

太祖在位十七年南郊四

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寶元年十一月二日。十四日。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九年四月三日。

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南郊五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至道二年正月十日。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淳化四年正月一日。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五。東郊一

咸平二年十一月七日。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天禧元年正月十一日。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十六日。陳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南郊九

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景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寶元元年十一月十八日。慶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祐五年十一月四日。

英宗在位四年南郊一

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神宗在位十八年南郊四

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元豐六年十一月五日。

哲宗在位十五年南郊二

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八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觀四年十一月三日。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六年十二月十日。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南郊七

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紹興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南郊六

乾道元年正月一日。三年十一月二日。六年十一月六日。九年十一月九日。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光宗在位五年南郊一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寧宗在位三十年南郊三

慶元三年十一月五日。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嘉定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文獻卷七十二終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三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明堂

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

右黃帝明堂制度之說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

與大戴禮所記畧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殿入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

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止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

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設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
接萬靈明廷來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
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
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
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記白曰明紀黑曰玄矩五府之制未詳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度世室者宗廟也魯朝有世室夏

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堂云二七約之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也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步半者以南北為脩十四步四分取十二步益三也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餘二步益半安為二步半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前十五步益半安為二步半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冰室於西北其方皆三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東西七丈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中五丈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揚氏曰注四室皆三丈六尺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也三丈八尺為二丈一尺中央四丈二尺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二丈八尺東西二室為四丈二尺及堂二丈八尺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六丈合東西二室為四丈二尺及堂二丈八尺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面各二○疏曰按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階也知餘三面各二階者大射禮云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四旁兩夾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休自側階亦云自東階以比面言曰四旁有階可知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憲助戶為明每堂四戶八窗○疏曰言四旁者五室室有白盛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以飾成也盛之言成也常以反聖鳥路反門堂三之一二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掌如一步四尺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室三之一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一室則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能反○重屋者王

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棟也○放方往反復音福竿側白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云

反。疏曰。雖言放夏。周經云。堂備七尋。則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則東西九。則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則夏。若氏南。則東西長。亦放。之故。得燕言。放夏也。尺四。阿若。今四注。屋也。燕。禮云。設洗。當東。雷。則此。四阿。四雷。者也。云。重。屋。復。來。也。者。若。明。堂。位。云。復。廟。重。檐。鄭。注。云。重。檐。重。承。壁。材。也。則。此。復。亦。重。承。材。故。謂。之。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

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設

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室中

疏曰。云。其。同。制。若。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室。中

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同。文。者。各

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疏。曰。因。物。宜。中。謂。堂。中。坐。時。馮。九。堂

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

數。皆。以。步。故。用。步。是。固。物。所。宜。也。廟。門。容。大。高。七。个。大。局。半。鼎。之

中央。故。用。車。之。軌。是。固。物。所。宜。也。廟。門。容。大。高。七。个。大。局。半。鼎。之

高。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疏。曰。知。大。局。闡。門。容。小。高。三。个。之。門

牛。鼎。之。高。長。三。尺。者。此。約。漢。禮。器。制。度。闡。門。容。小。高。三。个。之。門

曰。闡。門。者。小。高。脚。鼎。之。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闡。門。者。小。高。脚。鼎。之。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鼎。上。牛。鼎。高。長。三。尺。脚。鼎。高。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

青陽太廟。青陽太廟。當大室。東。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仲春之月。天子居

青陽太廟。青陽太廟。當大室。東。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仲春之月。天子居

青陽太廟。青陽太廟。當大室。東。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仲春之月。天子居

青陽太廟。青陽太廟。當大室。東。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仲春之月。天子居

青陽太廟。青陽太廟。當大室。東。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仲春之月。天子居

青陽太廟。青陽太廟。當大室。東。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仲春之月。天子居

青陽太廟。青陽太廟。當大室。東。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仲春之月。天子居

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也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

太廟明堂太廟南堂當大室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中央

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太廟大室中央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左个

大寢西偏西偏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太廟西偏也季秋之月天子

居總章右个總章右个西偏也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左个北偏也仲

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玄堂太廟北堂當大室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

个玄堂右个北堂當大室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

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或始於此

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

取其繁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

剡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

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於祭也

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

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乙八記用九

室謂法也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

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官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

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

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方圓及

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

之廟不同處或說謬朱章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

六者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冀莢孳嘉

禾成蕭生冀莢堯時俠階而生以記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

仁則生其形無記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

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為柱表其侈質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君其室路寢亦為此制

明堂位疏曰明堂說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憲四闈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憲四闈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丙巳由此為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園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表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

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于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隼之所論是鄭所謂不同之意

蔡邕明堂論 見辟雍門

陳氏禮書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

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介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階實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時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王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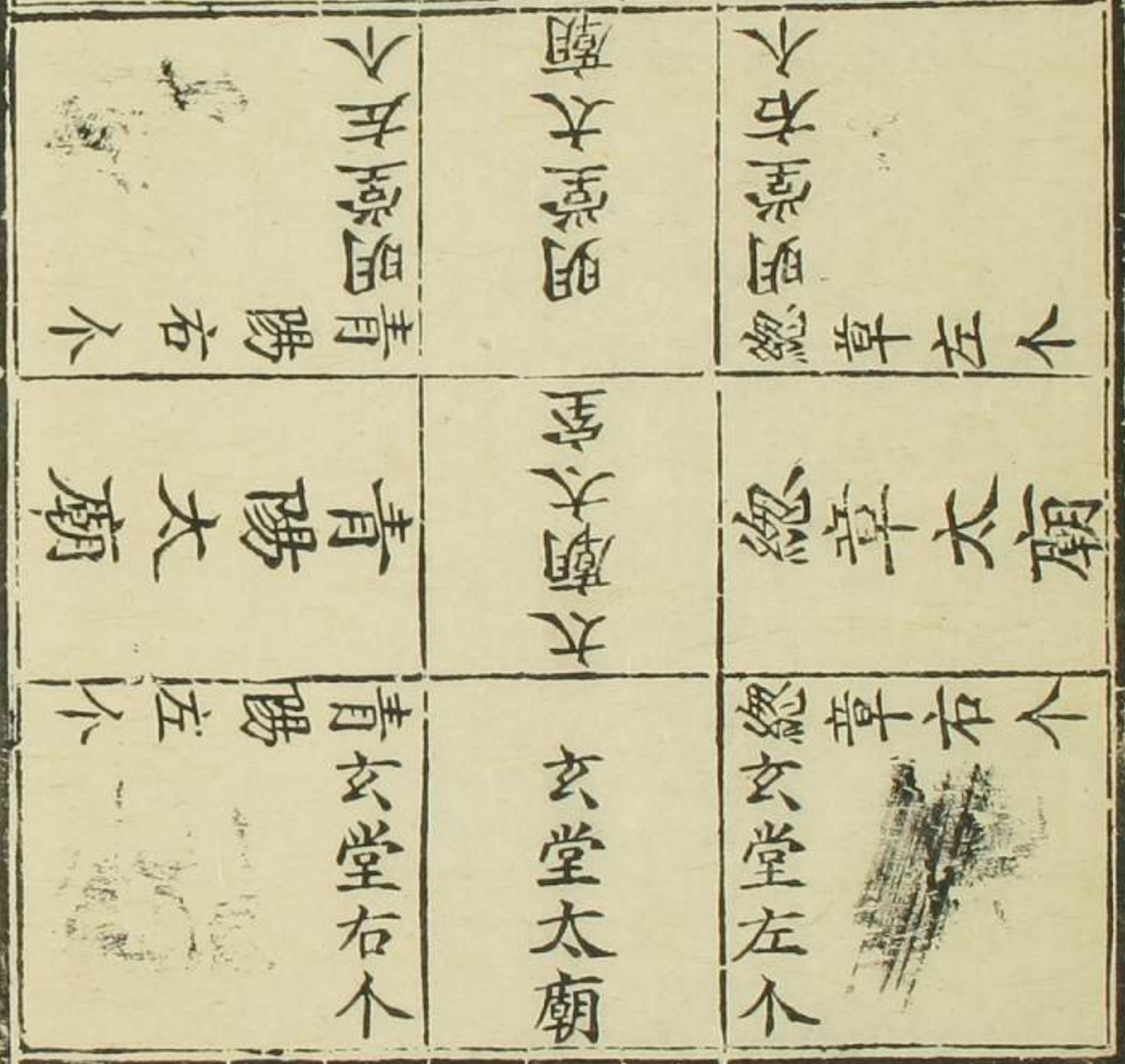
然知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
 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復通之以樓鄭康
 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春秋書世堂屋環明
 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
 公之堂武世室則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為
 廟重屋為寢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
 辟雍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
 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房東西夾又東序西
 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
 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
 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
 失之瀆表唯嘗攷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
 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
 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

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
 白藏冬為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
 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
 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本以其介於四
 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太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
 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
 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
 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獄亦有之孟子之
 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論篇曰雖為之樂明堂於
 堂高明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路載異旂衣異
 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
 踐天子之阼負扆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

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玉象四時以巡嶽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用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為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為質郎顛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有工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其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為之帝。又曰明堂想只是三个三間九架屋宇

明堂圖



王者隨月所
居則分而為
九室祀上帝
則通而為一
堂

楊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
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
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
必凜然森嚴肅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
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
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
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
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
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
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
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
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

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是一个三間九架屋于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如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天之筵東九筵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備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備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

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備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惟幕帷幣為之以詔王君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畧也。又按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又曰按月令迎春東刻及祠高棟注引王君明堂禮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魏相每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漢有此書今無傳焉

右經傳及諸儒所言明堂制度北史李謐傳載謐著明堂制度論甚詳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謂嚴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言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是以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祭謂諸侯修其職未助祭

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是月也大饗重舞秋冬重吹也

帝疏曰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

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

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

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

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

帝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

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

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

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肅

日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

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况降五

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

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

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

豐年秋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

明堂也

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庭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烟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或特祀五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而已後又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或配以祖或配以群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或以大裘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宋昇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

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右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揚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祀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為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

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配帝即文王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

文王宗武王之說差設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皆非古人制禮之本意故今具載于後併列諸儒議論明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疏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五時豈有帝及神入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又刻特牲疏云五時迎氣及零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

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

通典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為父配祭於上武王為子配祭於下

禮記卷之三十一 祭義第十 祭法第十

如其所論非為通理但五神皆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生存之日帝王享會皆須升堂今死為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為不便意為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于明堂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祖宗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

漢武帝元封五年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陰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

奉高作明堂汶上

封二年秋

如帶圖及五年備封則祀太一五

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半

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因朝諸侯王列

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帳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後每備封其贊

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

師古曰自

祝者母備封禪

孫廣曰常五年一備耳今祠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

天漢四年行幸泰山備封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

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

征和四年幸泰山備封祀于明堂

平帝元始四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

五年春正月洽祭明堂

禮五年一洽洽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

致堂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歎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為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洽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群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也則何以於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洽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徂於劉歆世室重屋之載言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

世祖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陽之南少退西而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約履以行事奏樂如南郊禮畢益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群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群僚藩輔宗室子孫衆群奉計百蠻貢賦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

以闡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
反正以學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
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群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歛階惟慙素
性頑鄙臨事益懼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
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緦兆人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王宗祀稊稊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窓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章帝建初三年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孝

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

宗世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

安帝延光三年東巡泰山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

位修奉常祀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順帝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初黃門朱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

輔帝誅之既殺武等詔太官給塞具塞報祠也

東漢制明堂及靈臺各一人掌守明堂靈臺掌候日月星氣

皆屬太史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法天八窓四閨法八風九空

十座法九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法三十二風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齊王亦行其禮

晉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

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晉明堂裴頠

議立只為一殿

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

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

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

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薦栗器用陶匏事及其始故

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

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

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與非一神亦足

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

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

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神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

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

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祀奉而月之前太

醫令韓揚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

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晉傅玄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禮考 四十九

制製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明堂饗神歌一

東晉太元十三年孝武帝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時孫資之議如以配天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龜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之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吳天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盞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二里之內晉侍中裴頠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注朝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裴頠所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定丙巳其墻宇規模宜擬則太廟惟十一有二間以應一周之數

齊高帝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特從王儉義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國子助教謝靈運議按祭法帝據燕享且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議若用鄭玄注義亦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故薦上帝元屬武帝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饋膳準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五配五

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儀曹即朱异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禮云朝踐用大樽鄭玄云太樽瓦也亦有虞氏瓦罇此皆是宗廟猶以質素况在明堂禮於郊為文比廟為質請改器用陶甗宗廟貴文誠宜雖組明堂之禮於郊為文比廟為質請改器用陶甗宗廟貴文誠宜雖組儀曹灌求神初獻清酒次醑為質請改器用陶甗宗廟貴文誠宜雖組以受俎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主祭無授肉之禮請停三獻灌匏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獻清酒舊用太牢按郊用南栗詩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牛維羊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

未為反質故持用三牲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菓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牛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牲用特牛從之其堂制十二年毀采大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階惟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南向東來第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饗在阼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帝曰明五帝則是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後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無室朱弁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無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或闕帝又曰節玄義聽朔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道廢春秋左氏傳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云左右个者謂帝堂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無有三處則有左右之義改十二年明堂之對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末之數堂崇庭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導此禮於是毀太極殿為明堂十二間梁明堂送神誠雅一曲四言明堂編歌五帝登歌五言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采盛六飲斝美疏備薦焉
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門中央六間依前

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
 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
 中復議之元叉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成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
 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時禮部尚書牛弘定議造明堂將來大匠尺規矩皆有惟憑帝命有司規此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至煬帝大業中愷又奏之以他役繁興遂寢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五帝於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迄于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圓立行事

新唐書禮樂志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依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於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倣象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雲壇唐高祖太宗時寓於圓立貞觀中禮部尚書豆盧寬等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穎達以為非穎達大畧謂六藝群書皆訓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明堂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後今若飛樓深道淨閣空不合古言又占者敬重大事與祭相以是朝觀祭祀並在於廟若樓上祭壇樓下視朝閣道外樓路便窄蓋乘輦

則接神不敬故陔則勞勤聖躬侍衛侍中魏徵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謂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書監顏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各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韜禮高媒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信哉且門有臯庫豈知施於郊野謂宜近在宮中徵及師古皆當時名儒其論止於如此

高祖永徽二年奏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請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顯慶元年詔以高祖配圓立太宗配明堂

大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
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
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高祖先有明堂禮可致惑竟未
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
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
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
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
以宗祖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祀配祠良為謬矣故
王肅舉之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
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
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
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
從之

乾封初詔明堂仍祭五方上帝依鄭玄議

儀鳳二年太常少卿韋萬碩奏曰明堂大饗准古禮鄭玄議祀
五天帝王肅議祀五行帝正觀禮依鄭議祀五帝顯慶以來新
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
帝又奉元三年三月敕五祀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為定
又奉去年敕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嘗依定
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未奉進止所以樂章不定上
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召學者更參議之事仍不定自
此明堂大饗兼用正觀顯慶二禮禮司益無憑准

文獻通考卷七十三 郊社考 七
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帝依兩議以帝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鷓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卒不能立

上內出九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為定基而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准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闔八窻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春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正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

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開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惣方一伯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檐或為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已前梁為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楣之下所施圓柱旁出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准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樣室別四闔八窻檢與古合請依為定其戶仍在外設而不開內樣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已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為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為四阿并依禮加重檐准太廟安鷓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為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

文獻通考卷七十三
文獻通考卷七十三
垣及四門辟雍案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
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
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禮記明堂
陰陽錄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
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足事造舟為其外周以圓堤
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案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
內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唯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
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為制仍立四
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玄閭四角造三重魏闕自後
群儒分競各執異議九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所司於觀德殿
前依兩議張設上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有之議者不
同所以未造今令張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
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自暗五室自明取捨之宜斷
在聖慮上亦以五室為便後以制度未定而止

三層文者七三

交

三

